

卷十

抱樸子·內篇

清·康熙藏書

中國
十大
帝王藏書



三希堂藏書

中國十大

卷十
【抱樸子·內篇】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目 次

論仙	一
對俗	一
至理	一
微旨	二三
釋滯	二三
明本	三〇
仙药	四〇
辨問	四九
極言	五四
勤求	六〇
杂應	六八
遇覽	七五
	八八
	九八



论仙

【原文】

或问曰：「神仙不死，信可得乎？」抱朴子答曰：「虽有至明，而有形者不可半见焉。虽稟极聪，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。虽有大章坚亥之足，而所常履者，未若所不履之多。虽有禹益齐谐之智，而所尝识者本若所不识之众也。万物云云，何所不有，况列仙之人，盈乎竹素矣。不死之道，曷为无之？」

于是问者大笑曰：「夫有始者必有卒，有存者也有亡。故三五丘旦之圣，弃疾良平之智，端嬰隨邴之辩，贲育五丁之勇，而咸死者，人理之常然，必至之大端也。」

「徒闻有先霜而枯瘁，当复而雕青，含穗而不秀，未实而萎零，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，久视不已之期者矣。故古人学不求仙，言不语怪，杜彼异端，守此自然，推龟鹤于别类，以死生为朝暮也。」

「夫苦心约已，以行无益之事，镂冰雕朽，终无必成之功。未若摅匡世之高策，招当年之隆祉，使紫青重纡，玄牡龙跱，华毅易步趋，鼎餗代乘輶，不亦美哉？」

【译文】

有人问：「神仙永远存活在世上不死，这可能吗？」抱朴子回答说：「即使有最好的视力，要将有形物体一一看清也是不可能的；虽然听力最好，但要想把有声的音响完全听到也是不可能的；尽管拥有像大章、坚亥的敏捷的双脚，但没走过的的地方也比曾经践踏过的地方广；虽然拥有像禹、益、齐谐的智慧，但不了解的还是比已经知道的东西多。世界万物，无奇不有，更何况得道成仙的人，已经说过很多很多了，所以长生不死的道术，难道会没有吗？」

于是，问话的人觉得荒谬怪诞而笑着说：“凡是有生就会有死，有存就会有亡。即使圣人三皇、五帝、孔子、周公；智者稷、弃，樗里子、张良、陈平；辩才端木赐、晏婴、随何、郦食其；勇士孟贲、夏育、伍子胥之类的人，都会死，死亡是人之常理，是人生旅途的最后归宿。”

我听说有一种植物霜露还没到就枯萎了，正值夏季就落叶，孕育了精穗却不开花，还没有结果就凋零了，但没有听说过人的寿命能达到万年，能长生不老。所以古时的人相信这种自然规律，做学问时不刻意追求成仙之道，谈话不宣传光怪陆离的事，堵塞邪门歪理，相信自然规律把灵龟仙鹤排列为异类，把生存视为早晨，把死亡看成傍晚。

以苦苦地追求约束自己，去干刻镂冰块、雕刻枯枝朽木那些毫无益处的事，最终必不能成功。不如充分施展纠正世道的高明的正确的计策，带给当代盛大的福份享受，使自己的紫缓青缓挂满金印沉甸甸地下垂，黑色的雄性牺牲像龙一样被安置，步行被华美的车辆代替，农耕被鼎中的美食取代，不更好吗？

【原文】

夫存亡终始，诚是大体。其异同参差，或然或否，变化万品，奇怪无方，物是事非，本钩末乖，未可一也。

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，混而齐之，非通理矣。

「谓夏必长，而茅麦枯焉。谓冬必雕，而竹柏茂焉。谓始必然，而天地无穷焉。谓生必死，而龟鹤长存焉。盛阳宜暑，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。极阴宜寒，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。」

「百川东注，而有北流之活活。坤道至静，而或震动而崩弛。水性纯冷，而有温谷之汤泉；火体

宣炽，而有萧丘之寒焰；重类应沈，而南海有浮石之山；轻物当浮，而祥柯有沈羽之流。万殊之类，不可以一概断之，正如此也久矣。

「有生最灵，莫过乎人。贵性之物，宜必钩一。而其贤愚邪正，好丑修短，清浊贞淫，缓急迟迟，趋舍所尚，耳目所欲，其为不同，已有天壤之觉，冰炭之乖矣。何独怪仙者之异，不与凡人皆死乎？」

【译文】

「事物有开始必然有终了，有生存就必然有死亡，这是大的趋势，但是当中的共同点与差异处参差不齐，有的这样，有的那样，千变万化，千奇百怪；物类相似的，表现却不同，物类根本相同的，枝末却又相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」

「至于说有开始就有结束，确实是普遍的现象，如果把所有的事物都看成一模一样，就会相互混淆，就不是通达之理了。」

「大家都说万物必定在夏天里生长，但荞麦却在夏天枯萎，万物在冬天里凋谢，竹柏却在冬季里丰盛；都说有开始必有终了，但天地却是无穷无尽的，有生存必有死亡，灵龟、仙鹤却是长生不死的。盛夏是炎热的，严冬是寒冷的，但夏天里也有凉爽的时候，冬天里也有稍许的温暖。」

「上千条的江河从东流到海，然而却有往北的潺潺流水；按理说大地本应属安静，但有时却因为地震而崩塌脱落。水的特性本来是寒冷的，然而却有温泉；火的质地本属炽热，但萧丘的火焰却是冷的；重的东西应该往下沉溺，但南海却存在飘浮着石头的山岗；轻的物体应该浮起，但祥柯却有的能沉下羽毛。」世间万物的种类，不能用一种标准来判定，事物的复杂就是这样，而且从古就有。」

——有生命的动物之中没有比人更聪明伶俐的，拥有生命力的人类本应该相同，但是，人们的聪明、笨拙、邪僻、正派，美丽、丑陋、苗条、粗短、明净、肮脏、贞节、淫荡、缓慢、迅速、迟钝、敏捷、归附与舍弃等等所崇尚的，眼睛与耳朵所可欲追求的，其间已经有了天空和土壤、寒冰与炭火般的差别。那为什么独独怀疑仙人的特异正是不会与常人一样死亡呢？

【原文】

若谓受气皆有一定，则雉之为蜃，雀之为蛤，壤虫假翼，川蚌翻飞，水 N B 22 D = 为蛉，荷苔为蜞，田鼠为蟹，鹿草为萤，鼈之为虎，蛇之为龙，皆不然乎？

若谓人稟正性，不同凡物，皇天赋予，无有彼此，则牛哀成虎，楚嫗为鼋，枝离为柳，秦女为石，死而更生，男女易形，老彭之寿，殇子之夭，其可故哉？苟有不同，则其异有何限乎？

若夫仙人，以药物养身，以术数延命，使内疾不生，外患不入，虽久视不死，而旧身不改，苟有其道，无以为难也。而浅识之徒，袖俗字常，或曰世间不见仙人，便云天下必无此事。夫目之所曾见，当何足言哉？

天地之间，无外之大，其中殊奇，岂遽有限，造老戴天，而无知其上，终身履地，而莫识其下，形骸已所自有也，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。寿命在我者也，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。况乎神仙之远理，道德之幽玄，仗其短浅之耳目，以断微妙之有无，岂不悲哉？

设有哲人大才，嘉遁勿用，翳景掩藻，废伪去欲，执太璞于至醇之中，遗未务于流俗之外，世人犹尠能甄别，或莫造志行于无名之表，得精神于陋形之内，况况仙人殊趣异路。

【译文】

“如果稟性都有一定的规律，那么野鸡变成大蛤蟆、鸟雀变成蛤蜊，树中的蠹虫能靠翅膀飞翔，河里的青蛙变成了鹤鹑并且飞腾，水鼈变成了蜻蜓，荷苔变成蛆虫，田鼠变成鹤鹑鸟，腐草变成萤火虫，鼴变成虎，蛇变成龙，都能变为事实吗？

“如果说人类一直稟受着纯正的天性，不同于凡俗的动物，并且上天给予人类以生命，就不会薄彼厚此，那么公牛哀号变成了老虎，楚国的老妇人变成了大鼋，枝离叔的胳膊肘上长出柳树，秦国的女子变成了石头，死者能够复生，男女相互变性，殷代贤大夫老彭的寿命很长，还是小孩时就死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既然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，那么这种差异又有什么限制呢？

“仙人可以不生病，是因为他们用药物滋养生命，用法术延长寿命，不受外界祸患的侵入，既能长生不死，又能青春永驻，如果能有养生的方法，就不会是一件难事。然而有些人见识浅短，拘泥世俗、墨守常规，认为仙人在世间是见不到的，还断说天下没有这样的事。凡夫俗子肉眼看到的东西，怎么能作为判断的依据的呢？

天地间无边无际，其间奇奇怪怪的事物，是没有限度的。人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是头顶天，脚踩地，却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人拥有自己的形体，可也没有人知道自身的心理怎么会这样子的原因；人的寿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但没有人能知道自己能活到多少岁，更何况通达物理、拜求成仙的幽深玄妙呢？依照自己粗浅的见识去判断世界万物细微玄妙的道理的有无，难道不是很悲哀的事吗？

一假如有人才能出众，睿智且通情达理、符合世道隐退世间而不被世人所用。炫目的光芒和华丽

美妙的文饰被他们隐藏，人为的努力被废除，私心杂念被抛弃，在最醇厚的环境中植入最淳朴的品质，把细琐繁杂的事务遗弃于世俗之外，很少能被世上的人鉴别，没有人培养超世的志向是在缺乏名声的环境下，得到脱俗的精神是在鄙陋的形容里，更何况神仙和普通的人民志趣完全不同，道路相差很远。

【原文】

「魏文帝穷览治闻，自呼于物无所不经，谓天下无切玉之刀，火浣之布，及著《典论》，尝据言此事。其间末期，二物毕至。帝乃叹息，遽毁斯论。事无固必，殆为此也。陈思王著《释疑论》云，初谓道术，直呼愚民，诈伪空言定矣。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，令断谷近一月，而颜色不减，气力自若，常云可五十年不食，正尔，复何疑哉？」

「又云，令甘始以药含生鱼，而煮之于沸脂中，其无药者，熟而可食，其衔药者，游戏终日，如在水中也。又以药粉桑以饲蚕，蚕乃到十月不老。又以住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，皆止不复长。以还白药食白犬，百日毛尽黑。乃知天下之事，不可尽知，而以臆断之，不可任也。」

【译文】

魏文帝曹丕见识多广，自称对于事物没有不晓得的。他曾经认为天下没有可切玉的刀剑，没有可以在火中洗涤的布匹，他撰写《典论》的时候，曾引经据典谈论此事。可是，在这之后不到一年，切玉的刀剑与火洗的布都被献了上来。魏文帝才叹息要马上毁掉前面的结论。陈思王曹植的《释疑论》说：刚开始谈论仙人道术时，都认为是愚昧的下民在说谎。等到魏武帝曹操操作了个实验，他关闭左慈，让他不吃谷物将近一年，但容貌颜色没有改变，中气力量依然自如，并且还说他自己可以在五十

年内不吃东西，这才意识到有神仙方术，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。

然后放到沸油锅中煎煮，那没有放药物的，煎熟了可以吃。吃过药的整天在沸油里游戏，恰似在水中一样。还有把桑叶涂抹上药味饲养蚕，蚕竟然活到十个月而不会变老。用永驻年华的药物去喂养小鸡和新生的狗崽，能够使它们停止发育而不再生长。用使白头发变黑的药喂白狗，一百天后狗的白毛就变黑了。可以知道一个人不可能知道天下所有的事情，凭着主观意识去判断的，是不可信的。

【原文】

「夫求长生，修至道，诀在于志，不在于富贵也。苟非其人，则高位厚货，乃所以为重累耳。何者？学仙之法，欲得恬愉澹泊，涤除嗜欲，内视反听，尸居无心。」

「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责，治鞅掌之政务，思劳于万几，神驰于宇宙，一介失所，则王道为亏，百姓有过，则谓之在予。醇醪汨其和气，艳容伐其根核，所以翦精损虑削乎平粹者，不可曲尽而备论也。蚊嗜肤则坐不得安，虱群攻则卧不得宁。四海之事，何概若是。」

【译文】

「追求长生不老，修行最高仙道的要诀在于立志而不在于富贵。如果不是有志之士，那么高贵的官爵，大量的财产，反而是增加累赘的缘故。恬愉淡泊，抛弃欲念，内视反听，像木雕泥塑般的无心于名利是学习仙道的方法。」

「但是帝王承担着国家大任，治理一国大小事物，每天思维在万种公务中劳累转动，精神在古今四方飞驰。他们的一点点失误，就会损失先帝的正道，老百姓犯了错误，还得说『责任在我』。剪除精气，操作思虑，破坏平衡，削去精气的因素，如美酒佳酿会破坏身体的中和之气，美色将砍伐生命

的根基，不能完全说清，探究到底。即使是一些细小的事，像蚊虫叮咬皮肤，会令人坐立不安，虱子群起而攻之，也会令人睡卧不宁，更何况四海内的事务，又岂只是这些呢？

【原文】

「或得要道之诀，或值不群之师，而犹恨恨于老妻弱子，眷眷于狐兔之旦，迟迟以臻殂落，日月不觉衰老，知长生之可得而不能修，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。何者？」

「爱习之情卒难遣，而绝俗之志未易果也。况彼二帝，四海之主，其所耽玩者，非一条也，其所亲幸者，至不少矣。正使之为旬月之斋，数日闲居，犹将不能，况乎内弃婉娈之宠，外捐赫奕之尊，口断甘肴，心绝所欲，背荣华而独往，求神仙于幽漠，岂所堪哉？」是以历览在昔，得仙道者，多贫贱之士，非势位之人。又柰太所知，实自浅薄，饥渴荣贵，冒于货贿，炫虚妄于苟且，忘祸患于无为，区区小子之奸伪，岂足以证天下之无仙哉？」

「昔勾践式怒蝎，戎卒争蹈火，楚灵爱细腰，国人多饿死，齐恒嗜异味，易牙蒸其子，宋君赏瘠孝，毁死者比屋，人主所欲，莫有不至。汉武招求方士，宠爱过厚，致令斯辈，敢为虚诞耳。柰太苦审有道者，安可得煞乎？」

【译文】

有的人得到道术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的诀窍，有的人幸运地遇上了出类拔萃的老师，却仍为离开老妻幼子而感到怅然不舍，好像狐狸、兔子对老巢丘墟恋恋不舍。岁月像流水，逐渐地接近死亡；时间如梭，慢慢地不觉得衰老。明显知道长生不死是可能的，但却不为此而苦行修炼；讨厌世俗像死老鼠似的追求，却不能抛弃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「是因为与世俗一刀两断的志向很难见效，吝啬、习惯的欲情始终难以排遣的缘故啊！更别说秦皇与汉武两位皇帝，主宰着天下的一切，所以他们沉于溺玩赏的，亲近宠爱的，很多很多。只要让他们过几天清闲的居处，实行十天半个月的斋戒还做不到，更别说让他们舍弃宫内美貌的妃嫔，放弃显赫威武的地位，让他们不吃美味佳肴，心不存杂念，抛弃荣华富贵，独自生活，到荒郊野漠去追求成仙，他们根本受不了。所以，从古到今，能求道成仙的，多是有志的贫贱的士人，而不是拥有权贵的人。还有，像奕太这样的人，他只知道不停地贪图荣华富贵，追求功名利禄，在苟且中狂妄吹嘘，毫无作为且忘记国家的忧患，他所知道的极少，根本就不可能证实天下没有神仙。

「古时候，士卒们为了越王勾践，为愤怒的青蛙凭轼而争着赴汤蹈火。中国很多人为了楚灵王喜欢细腰的美女而饿死。易牙为了齐桓公爱吃奇异的美味而蒸死了自己的孩子。毁形而亡的人排满屋子，就因为宋国君主赞赏为守孝而瘦弱的孝子。所以，只要是国王喜好的，没有臣子办不到的。汉武帝招募懂得方术的士人，并且过于宠溺，导致了这些人胡作非为，弄虚作假。奕太如果是知道并且具备了道术，还会被杀死吗？」

【原文】

「昔王莽引《典坟》以饰其邪，不可谓儒者皆为纂盗也。相如因鼓琴以窃文君，不可谓雅乐主于淫佚也。噎死者不可讥神农之播谷，烧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钻火，覆溺者不可怨帝轩之造舟，酕醄者不可非杜仪之为酒。岂可以奕太之邪伪，谓仙道之果无乎？是犹见赵高董卓，便谓古无伊周霍光。」见商臣冒顿，而云古无伯奇孝己也。

「又《神仙集》中有召神劾鬼之法，又有使人见鬼之术。俗人闻之，皆谓虚文。或云天下无鬼神，

或云有之，亦不可刻召。或云见鬼者，在男为觋，在女为巫，当须自然非可学而得。

〔按《汉书》及《太史公记》皆云齐人少翁，武帝以为文成将军。武帝所幸李夫人死，少翁能令武帝见之如生人状。又令武帝见灶神，此史籍之明文也。夫方术既令鬼见其形，又令本不见鬼者见鬼，推此而言，其余亦何所不有也。〕

〔鬼神数为人间作光怪变异，又经典所载，多鬼神之据，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，况乎仙人居高处远，清浊异流，登遐遂往，不返于世，非得道者，安能见闻。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训，故终不言其有焉。俗人之不信，不亦宜乎？〕

【译文】

「凡事不能一概而论。征者王莽引用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来掩饰自己的奸邪，并不可以认为儒生都是偷窃政权的人。司马相如借助弹琴去引诱卓文君，也不能认为骄奢淫佚是高雅音乐偏重的功能。被噎死的人不能把原因归罪于神农氏首次播撒百谷；被烧死的人不能说是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缘故；翻船淹死的人不能怪罪轩辕造出了船只；因为狠命喝酒致疯的人不能迁怒杜康、仪狄酿造了酒浆。更不能因为梁太的奸邪妄为，弄虚作假，就认为仙道本来不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看到了如赵高、董卓之类的奸雄，就以为古代没有像伊尹、周公、霍光这样的忠臣。看到了像商臣、冒顿一类的逆子，就以为古时没有像伯奇、孝己这样的孝子。」

「另外，凡俗的人听说《神仙集》里有召唤神仙、驱赶鬼魅的方术和让人看得见鬼怪的方法，却认为是弄虚作假的文章。有的人断定天下没有神和鬼，就算是有，也不能召唤和驱逐。也有人说，人们把能看见鬼怪的男女分别称为「觋」、「巫」。他们具有这种能力，应该来自于本能，而不是通过学

习能获得的。

依据《汉书》和《史记》记载的齐国人少翁的故事，汉武帝让他做文成将军。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死后，少翁能让武帝看到她，像活人一样。他还能让汉武帝看见灶神，这些在史书上都有明确地记载啊！方术不仅能让鬼魂现身，而且还能让原本看不到鬼魂的人看清鬼魂，照这么说，其他的方法没有做不到的。

「鬼神常常降临人世，变化出许多奇形怪状的样子，并且许多鬼魂的证据都被记载在古典籍经传中，但凡人总是否定天下有神仙鬼怪，何况仙人居高幽峻、遥远独处，如果不是学得道术的人，而是一般的凡夫俗子，是不能听到的，因为他们的清高与世俗的污浊完全不同，羽化后就离开肉体而离去，不再返回人间。而一些墨家儒家的门生知道鬼怪神仙不能作为规范，从始至终不能明了他们的存在。所以，世俗的人不相信有神仙鬼怪存在是有道理的。」

【原文】

「惟有识真者，校练众方，得其徵验，审其必有，可独知之耳，不可强也。故不见鬼神，不见仙人，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。人无贤愚，皆知己身之有魂魄，魂魄分去则人病，尽去则人死。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，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，此之为物至近者也。然与人俱生，至乎终身，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。岂可遂以不闻见之，又云无之乎？」

「若夫辅氏报施之鬼，成汤怒齐之灵，申生交言于狐子，杜伯报恨于周宣，彭生托形于玄豕，如意假貌于苍狗，灌夫守田蚡，子义培燕简，薛收之降于莘，奕候之止民家，素姜之说谶纬，孝孙之著文章，神君言于上林，罗阳仕于吴朝。」

一鬼神之事，著于竹帛，昭昭如此，不可胜数。然而蔽者犹谓无之，况长生之事，世所希闻乎！望使必信，是令蚊虻負山，与井蟆论海也。俗人未尝见龙蟠鸾凤，乃谓天下无有此物，以为古人虚设瑞应，欲令人主自勉不息，冀致斯珍也。况于令人之信有仙人乎！……

【译文】

只有能识别真相才能考证和熟知各种方术，并通过方术去验证他们的存在，但也只能自己独自领悟，而不能强迫于人。所以，见不到神仙，找不到神仙，就能认为世间没有神仙了吗？无论是明智还是愚笨的人，都明白自身身上有魂魄，如若魂魄部分离开，人就会生病，如若完全离去人就会死亡。因此，魂魄离去一部分就产生了道士捕捉游魂的拘录法，魂魄完全离去就有了《仪礼》的招回亡灵的「招魂法」。魂魄是万物中最贴近人的了。但它与人们一同活着直到生命结束，但没有人能听到、看到魂魄。不能因为没有听见、看见魂魄就认为它不存在了。

至于，在辅氏这个地方有着各式各样的鬼魂。有过结草报恩的鬼魂，成汤的鬼魂对齐国的侵略者发怒，申生的幽灵与狐突谈话，杜伯的幽灵向周宣王报仇，彭生将冤魂寄托在黑色的猪身上，如意往青色的狗身上寄寓冤魂，灌夫的魂魄仍守着田蚡，燕王被子义的魂魄打倒了，蓐收降临在草地，乘候止息百姓家，素姜阐述解说讖和纬，孝孙作文章，神君在上林苑谈论，罗阳到东吴朝作官。

以上种种鬼神的事例，在典籍中清清楚楚地记载着，多得数都数不尽。但那些遭受过蒙蔽的人还认为没有，更别说那些长生不老的道理很少被世人听见。如若希望人们肯定这些道理，好比让牛虻蚊子背起山冈，与坐井观天的青蛙谈论大海。世人总认为没有见过的东西便不存在。世人没有见过蛟龙、麒麟、鸾鸟、凤凰，就以为天底下没有这些动物。他们认为古人是为了让君主们自强不息，而编

造出这些符合君主的德行的天降祥瑞的现象，并且希望自己得到这些珍奇宝物，更何况想让世上的人都认同世上有神仙呵！」

对俗

【原文】

或人难曰：「人中之有老彭，犹木中之有松柏，稟之自然何可学得乎？」抱朴子曰：「夫陶冶造化，莫灵于人。故达其浅者，则能役用万物，得其深者，则能长生久视、知上药之延年，故服其药以求仙。知龟鹤之遐寿，故效其道引以增年。」

「且夫松柏枝叶，与众木则别。龟鹤体貌，与众虫则殊。至于彭祖犹是人耳，非异类而寿独长者，由于得道，非自然也。众木不能法松柏，诸虫不能学龟鹤，是以短折耳。人有明哲，能修彭祖之道，则可与之同功矣。若谓世无仙人乎，然前哲所记，近将千人，皆有姓名，及有施为本末，非虚言也。若调彼皆特禀异气，然其相传皆有师奉服食，非生知也。」

【译文】

有人指责说：「人类中有彭祖，就像树木中有松柏一样，他们禀承了天地的安排，难道可能通过人为地学习得到吗？」抱朴子答道：「天地自然界，有生命的万物中，人类是最为机智灵敏的，所以，人达到道术的低境界就能役使万物，得到高深道术就能长生不死。他们懂得，最好的药物能延年益寿，服用这些药物去追求仙境，仿效灵龟和仙鹤的指导去增加年龄，因为它们有长久的寿命。」再说松柏的枝叶与其它树木的有所差别，龟、鹤的形体也与其他鸟兽的完全不同。至于彭祖，他只是个人，只是由于他懂得了道术才长寿，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寿命长久的异类，也不是命中注定。

的。很多的树木不能仿效松柏，各种鸟兽也不能向龟、鹤学习，所以寿命短暂。但是人只要能够修炼像彭祖、老子的道术，就能像他们一样取得成效，因为人很聪明睿智。假如说世上没有神仙，但先前的哲人所记载的仙人就将近一千，而且都有姓氏字号，都有真正的实行方术的本末起始，这并不是假话。假如说他们都各自禀承特异的运气，但根据传说他们都有老师教导而且还吃神丹妙药，并不是天生就知道的。

【原文】

「若道术不可学得，则变易形貌，吞刀吐火，坐在立亡，兴云起雾，召致虫蛇，合聚鱼鳖，三十
六石立化为水，消玉为枮，潰金为浆，入渊不沾，蹠刃不伤，幻化之事，九百有余，按而行之，无不
皆效，何为独不肯信仙之可得乎！仙道达成，多所禁忌。目无超世之志，强力之才，不能守之。其或
颇好心疑，中道而废，便谓仙道长生，果不可得耳。」

「《仙经》曰：服丹守一，与天相毕，还精胎息，延寿无极。此皆至道要言也。民间君子，犹内不
负心，外不愧影，上不欺天，下不食言，岂况古之真人，宁当虚造空文，以必不可得之事，诳误将
来，何所索乎！苟无其命，终不肯信，亦安可强令信哉！」

或难曰：「龟鹤长寿，盖世间之空言耳，谁与二物终始相随而得知之也？」抱朴子曰：「苟得其
要，则八极之外，如在指掌，百代之远，有若同时，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，俟乎瞻视之所及，然后知
之也。」

「《玉策记》曰：千岁之龟，五色具焉，其额上两骨起似角，解人之言，浮于莲叶之上，或在众
之下，其上时有白云蟠蛇。千岁之鹤，随时而鸣，能登于木，其未千载者，终不集于树上也，色纯白